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

吳 潘維城學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釋文問陣直刃反本今作陳

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問兵陳說文敶列也从攴陳聲陳鱣曰今作陣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在衛問陳當魯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

求立則不可敎以求事也 集解○釋文俎豆側呂反〔箋〕孔子對曰史記孟軻荀卿等傳云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後漢書光武帝紀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者四書考異曰蓋云軍旅未學雖有對辭仍未對兵陳也俎說文云禮俎也豆古食肉器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皆豆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鄭曰粻糧也 釋文絕糧音粮鄭本作粻音張云糧也從者才用反〔箋〕明日遂行論語述何曰夫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去魯衛放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行復如陳論語後錄曰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衛絕糧在四年蓋居陳前二年耳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召冉求孔子在陳思歸與江氏年譜合拜經文集曰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得陳時久事多遂綴敘三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

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二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其次秩然不紊第二番敘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卽第一番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哀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

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劉往至聖博采衆說以申
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
魯即適衛去衛即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
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
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訖
魯公十四年　至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
而中有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
日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
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
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
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
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孔子居陳三歲又云反乎衛復行如
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宋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
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適陳過匡還
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
反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
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
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不

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致斯誤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宋適鄭則在唐初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人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人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還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厄于陳蔡之閒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還蔡自蔡還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即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其說與兩家異要亦本史記融會分辨似可從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糧鄭本作

粻而訓爲糧者粻糧釋言文鄭注雜記亦云粻糧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鄭曰濫竊也釋文慍紆問反見賢遍反斯濫力暫反鄭云云【箋】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呂氏春秋孝行覽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名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文作嚂云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嚂矣九經字樣論語小人窮斯嚂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濫易繫辭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一章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釋文者與音餘下非與也與同【箋】女史記世家作爾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釋文以貫

古亂反 箋 經學卮言曰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敢弭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質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質之斯大之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注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集解〇釋文鮮仙善反 箋 論語筆解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經義雜記曰此與王注合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尠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釋文而治直吏反夫何音符箋詩卷阿箋言任賢故逸也漢書董仲舒傳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曰伯論語後錄曰舜無爲故帝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詩卷阿箋引恭作共無矣字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集解○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亦同蠻貊亡白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箋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晏子春秋篇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雖蠻貊之邦行

矣弟子傳邦作國矣作也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鹽鐵論崇禮章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集解○釋文參於所金反注同在輿音餘倚於綺反注同夫然音扶軛音厄本今作軶【箋】經義述聞曰參可訓直墨子經篇曰直參也此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包注參然在前釋文參所金反若未安

子張書諸紳釋文紳音申【箋】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

子曰直哉史魚【箋】史魚釋地又續曰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箋】論語後錄曰詩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也說苑雜

言爲仲尼言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漢書貢禹傳注言其壹志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集解○釋文卷而眷免反注同不與音預不忤五故反【箋】君子哉蘧伯玉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維城家札以伯玉爲君子而未嘗質指其行故夫子特爲表之又案伯玉仕靈公似非在有道時然夫子稱其以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是靈公非不知人者又列女傳仁智篇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

禮是以知之公使覘之果伯玉也是非惟靈公知伯玉夫人亦知伯玉矣此伯玉所以不卷而懷之也此夫人非南子南子列女傳於嬖靈公之所以不亡其類此夫人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釋文知者音智箋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賤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之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論語後錄曰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躐義與三愆章通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箋］無求生以害仁卽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也楚辭懷沙賦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亦此意殺身成仁論語蒲疏謂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實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引利作厲論語古義曰古文論語利作厲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論語後錄曰厲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刉之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君說工巧飾云工者己善矣梅福傳注工以喻國器利器以喻賢才維城案漢書多今文疑作厲者今文作利者古文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經傳考證曰事與友祇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即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仁則空虛也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箋〕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引時作正易姤象傳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注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家象以用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論語後錄曰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已後世儒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於古制無所依據雖信之矣又曰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

火六月北伐禮春獮秋彌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歲終以十三月為正歲十二月為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指歟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過庭錄元年春王周正月解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鄭康成說中數日歲朔數曰年中數者日數凡十二月之中氣於是平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是乎成春夏秋冬之序以日所次為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然則所謂正歲年者以中數正朔數也事者授時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年之法廢故或以秋為冬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而生長收藏舊訓咸失治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訛於儒者之說經由太史之失官也既有元有春而後有王董仲舒云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正王

道之端云爾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於王春秋之名郎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竊取則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大不變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為故有三統而史之文用之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商周彝器其銘詞皆史官所錄皆稱月而不繫時以繫時則文不順也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為五始然辭春故或不書春或不書王或不書正月或不書即位以各為一條非連綴而讀則蔣得參差也或難曰子所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答曰左氏之書史之文也於春秋之義蓋闕而不言故博士以為不傳春秋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未由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見正月以下為史官之文未嘗以春為周之春則亦以為不變是雖不傳春秋而循文求義亦不倍也論語述何曰春秋于部河陽冬言猶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即春言猶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猶不亦正月識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令在禮記文脩所有

無窮春秋決其等用其忠也論語竢質曰此為周後言之也鄭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前高陽氏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又其繼周者自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行夏歷久不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之朝其出令行政必本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豳風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集解〇釋文之輅音路本亦作路越席戶括反

箋論語後錄曰殷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大路木路乘路玉路

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之遷田路最質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與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大子之言歟又致司馬彪之服志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劉昭曰殷人以爲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然則桑根非金根矣論語釋故殷曰虞夏之時止一輅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之路此外無聞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云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此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堂位曰是以魯君乘

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大路殷路也乘殷之輅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也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蓋本此論語述何曰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輅經傳皆作路論語族質曰說文解字輅車軨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後人改論語之路爲輅誤矣

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充耳不任視聽也集解○釋文黈吐口反纊音曠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鷩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論語後錄曰夫子稱服周之冕者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邃延前有旒旒十二玉大戴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袞冕十二旒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八十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玄冕三旒用玉三十八叔孫

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是誤旒爲邸邃延矣鄭康成注弁師云袞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百六十八希冕玉百二十玄冕玉七十二每冕用玉增午者蓋因漢制以叔孫通之說而爲數貫五采玉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玄取五行勝數旒長尺二寸旒說文解字作瑬論語釋故曰世本黃帝作冕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冔之冕別名皇收冔矣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云天子十有五旒亦夏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案弁師注繅斿以其命數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皆三采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此夏殷之旒江永云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之上下大夫士得服三旒

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禮之善釋故又云冕旒有二前後有旒者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無後者夏侯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論語述何曰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論語後錄曰夏以忠教殷以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殷輅所謂敬也周冕所謂文也樂緯稽耀嘉云顏淵尚三教者以此

樂則韶舞

箋 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樂無如韶舞者子故終以此告顏淵也陳祥道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四書釋地三續曰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舞又以文武始以韶箾終論語述何曰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釋文遠佞上于萬反下乃定反

箋 放鄭聲白虎通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樂記正義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經服義證曰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鄭既與服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卽樂記鄭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於定公十四年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遠佞人白虎通誅伐篇佞

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爲
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
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漢孝元帝紀
荀悅曰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
極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
來之義聖人所與其制作者惟顏氏之子博文約禮
用舍行藏獨鷹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
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論語發微曰此陳明
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
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
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
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王正月不脩
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
之始董生書曰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
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將斗指東方曰春指
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兩書周月曰凡
四時成歲行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

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閒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致伐于商云云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即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挍時巡守皆用建寅即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云云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為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正朔而易春秋訖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貫生有云春者天之所為云云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爵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時乃名之矣考之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令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為春月正月自

為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後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書一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為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蒸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為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揫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為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收斂按之名義四時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在漢初已花昧故太初以前輒以孟秋為流冬鮎端討紀嵴旺蘇帳臏棚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為建子季夏為建巳者由春秋之學末是專門也日乘殷之輅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云云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

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袞象天之義與堯典虞書所載之同亦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不必如鄭君引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

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樂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大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詠歎亦撫及也惟仁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最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佞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

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口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毀乎巧言令色孔王皆謂遠佞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集解箋易未濟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說文慮謀思也故注以慮爲思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如好色並呼報反下章好行音同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釋文者與音餘注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

惠 文選附 士誄注

【箋】柳下惠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高誘淮南子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illegible][illegible]懷訓劉[illegible]皆不以柳下爲邑與鄭義異高誘以邑名列於後一解莊子盜跖釋文亦云一日邑名四書釋地續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即邑所在柳下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又曰謂居柳下者意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耶曾記又據荀子成相大略篇注亦云居柳下謂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錢塘梁履繩左通補釋曰余於乾隆己酉孟夏至曲阜過宋家營有柳下惠墓豈即春秋之柳下乎據閻百詩謂古人多葬於食邑說是也攷惠爲公子展之後其有食邑或是世傳之邑耳維城案惠其私諡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誄之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
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
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
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
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是其證不然惠為上
師安得有謚哉文仲知而不與立者舉經義證云左
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怒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
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襄二
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此
兩世皆為司寇獨臧文仲無文古者仕有世官文仲蓋
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傳僕因國人以弒紀
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文仲
告文子皆舉其職言之無禮則誅司寇責也文仲居
是官微見於此則惠為士師實為其屬日相從事材
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辭矣

羣經識小亦云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相反也論語述何曰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舉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皆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文仲柄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於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若溘死之爲愈矣釋史曰魯國之無治也世卿柄政而公室不張臧孫蔽賢而展禽伏處於下位屬有疆埸之事則談言可以卻强敵要信足以乎鄰國昭氐齊侯攻魯求岑鼎魯載他鼎征者侯精信必取信於柳下惠是亦足惟柳下惠是問彼肉食者安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釋文遠怨于萬反箋經義述聞

云躬自厚者躬自厚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
皇疏引蔡謨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引此文人作外論語述何云
春秋詳內小惡譏外小惡之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陸賈
新語辨惑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
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魯
讀慧爲惠今從古 釋文行小慧音惠魯讀云云〔箋〕慧說文云儇也
又云憭慧也段
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憭郭云慧憭皆意精明
是則小慧者猶云小才小智也魯讀慧爲惠者論語
古義云漢書言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慧惠古
通陳鱣曰說文解字惠从心叀聲叀重文轉云叀或
从萛亦引漢書爲證讀書叢錄曰文選陳孔璋檄吳
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

小惠從魯讀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集解○釋文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孫以音遜箋經義雜記曰據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何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蓋衍四書考異曰孝經三才章引無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集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箋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中論考

僞篇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語日知錄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阮元名說曰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而以口耳傳之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集解○釋文不爭爭訟之爭

箋 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注矜謂自尊大也疏云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維城案表記注疏則不矜屬君子言莊屬人言宜君子無有矜焉者而此乃云矜而不爭故包注訓矜為矜莊孟子公

孫丑篇趙注矜敬也矜訓敬莊亦訓敬二字義同也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集解箋逸周書芮良夫解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不以人廢言箋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集解○釋文誰譽音餘下

及注同【集箋】漢書藝文志注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魏志胡質傳引無也者矣字漢書藝文志谷永傳辟宣傳無者矣字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集解【箋】漢書景帝紀贊注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之所馭以政化淆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論語稽求篇曰此言舉錯之常公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試也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又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皆引此作用人解論語述何云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

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漢書景帝紀贊引此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三代下皆無之字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集解箋漢書藝文志曰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集解○釋文借人子夜反注同今亡矣夫音符箋論語後錄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說也包說未是論語發微曰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

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孔子言執御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異史猶爲副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書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云云其引論語史之闕文與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宣王教學童書也論語之史或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曰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為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為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逾更正文故書能同文也論語補疏亦云史闕文屬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為學六藝者言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集解○釋文衆惡之烏路反注同衆好之呼報反比周毗志反○案潛夫論潛歎篇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

焉好惡字上下易置風俗通義正失卷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集解【箋】漢書董仲舒傳引行也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箋】穀梁傳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注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箋】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勸學篇無孔子曰字餘同潛夫論讚學篇引此文下接耕也餒在其中云云二章文連讀為一經讀考異曰此凡兩讀一讀以思無益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饑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餓勸人學也集解○釋文餒在奴罪反餓也【箋】潛夫論釋難篇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本也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羣相程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又讚學篇連前章釋之云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集解○釋文知及音智注及下同箋論語稽求篇曰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揅經室集四書紀聞後云天下國家說紀聞謂得者得乎天下國家也失者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涖其言明白無疑注疏以爲官爲言其說未盡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集解○釋文涖之音利又音類箋說文無涖字當作埭說文埭臨也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卽爲政篇臨之以莊則敬之義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集解箋揅經室集云動之不以禮

謂不動民以禮也維城案鄭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見釋文釋文下章無音郎接吾見蹈字不知父在章在此章之下抑在下章之下今無可考陳鱣古訓本增父在章於此章之下未知何據況釋文明曰古皆無此章則不必增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集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集解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

未嘗殺人者也集解○釋文吾見蹈徒報反箋說文蹈踐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箋易子夏傳貞正也說文諒信也君子貞而不諒非不信也信近於義不以復言爲信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箋讀書志引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集解○釋文有種章勇反箋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釋文爲謀于僞反箋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箋潛研堂答問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羣經義證亦據聘禮記謂爲當時邦交之辭而發

師冕見釋文冕見見賢遍反箋漢書人表師冕顏師古注即師冕四書考異曰表與論語同注舉別文黨席初論語有作冕者與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箋某在斯禮記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其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即引此文爲證論語偶記曰道瞽即是相師子曰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知此是古禮矣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集解鄭曰相扶也

釋文道與音餘相師息亮反馬云云鄭云云【箋】相師周禮春官樂師令相鄭司農曰瞽盲者皆有相導之者故師冕見云云曰相師之道與維城案以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此於瞽者爲尤切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曰請使暝臣往孔晁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又禮記少儀云瞽曰聞名鄭曰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此皆瞽者自名之證其實瞽者有相亦必以名詔之故論語師冕見孔子舉階席及在坐之人一一告之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弟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顓臾附庸國也見於賢遍反【箋】左僖二十一年傳顓臾風姓方輿紀

要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武陽城論語述何曰伐顓臾不書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維城絫後一說是也否則春秋當大書特書曰季孫斯帥師伐顓臾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而明年春書用田賦卽其例也況三傳皆不載此事則其開夫子言而止也必矣用賦不與子路並見孔子者其時未再仕季也或疑史記無子路冉仕得事毛奇齡振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爲夫子反魯後出而仕季之證又引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爲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復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發將無奪肥之民卿謂伐顓臾是康子事肥爲康子名爲由求其仕康

予之有識維城謂此不必求諸他經傳即下文子云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云云由苟不仕季夫子爲與求並責耶况由亦必不肯並見夫子矣此事理之至易明者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釋文過與音餘下同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釋文夫顓臾音扶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箋】東蒙主四書釋地續曰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余以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是也讀書記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論語後錄曰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芣騩而食溱洧是其義維城案左僖二十一年傳祇言祀有濟不言主東蒙者猶此祇言主東蒙不言祀有濟也一就川言之一就山言之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邦域邦或作封【箋】邦或作封者或謂漢

諱邦改爲封非也尚書敘邦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也九經古義陳鱣說同論語攷質曰說文解字邦从邑丰聲古文對作丵从土丰聲同故字同也維城案說文邦國也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域从或又从土據此則邦域同義從封字爲長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箋周禮大司徒注引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無奕字也宇蓋謂魯附庸也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於諸侯故在魯邦域之中而爲社稷之臣也論語述何曰成王錫魯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於春秋其大小未詳何以伐爲經傳釋詞云爲語助也蓋言何用伐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集解○釋文周任音壬注同度己待洛反〔箋〕周任漢書人表於文王時與辛甲並列上下第從補義曰周任疑論語外左隱六年傳昭五年傳並引其言是能立言者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集解○釋文焉用於虔反相矣息亮反注同下相夫子同〔箋〕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二句誤倒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集解○釋文虎兕徐履反於匣

戶甲反於櫝音獨下同箋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檻戶覽反檻也其位反箋中陸本柙作匣者漢書文三王傳正作匣是唐初本同櫝作匱論語後錄曰依義櫝應作匵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作匱匣二句倒置與文三王傳引作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集解○釋文於費悲位反箋固說文云四塞也段注四塞者無罅漏之謂注同箋周禮夏官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顓臾為附庸國故曰固固而近於費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論語發微曰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費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為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南故孔子以為在邦域之中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

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余讀酈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釋文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疾夫古音符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釋文舍曰音捨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當是總二句約舉均說文云平徧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集解箋漢書食貨引三無字作亡論語述何曰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盗驕則暴此眾

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釋文離析里歷反

【箋】論語後錄曰遠人謂徐郯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曰荒服者王有不至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之四書釋地又續曰遠人似謂邾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或曰魯擊柝聞于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雖維城緊遠人蓋對顓臾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中即爲遠人耳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

【箋】干說文作戰云盾也戈平頭戟也攷工記注今句孑

哉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屛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集解○釋文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

箋熹平石經作而在蕭牆之內也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盍氏毛包周無於四書考異云世行本正依此四家盍氏毛氏他籍無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均莫齊悉蕭牆爲屛禮天子內屛諸侯外屛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論語偁記曰蕭牆之內魯哀公也不敢斥君故婉言之君曰季孫非憂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蓋其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隱憂顓臾也爲魯臣與魯犄角故爲此謀夫子此言所以誅季氏之心也縱城棨方說是也鄭謂伐顓臾在陽虎未執桓子以前則由求未嘗與陽虎其仕季氏而經文明言由求致求之得志於季氏在哀

公十一年清之役勝齊以後是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周禮序疏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詩蓼蕭正義

箋孟子沈同章章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道之正也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宋翔鳳曰詩節南山正義曰雨無正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河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此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猶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顧忌

故此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始也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論語述何云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强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箋論語述何曰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於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故臣移於他國也蔽厓考古錄曰左傳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注以三世爲文子武子平子四公爲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杜預解左傳之世不數悼子以未立爲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世嫡亦由文而起數至桓子爲四世也其云五世希不失者亦孔子據理而言非必定指季氏也

陪臣執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集解○釋文陪臣蒲回反陪重直龍反

箋陪臣執國命錢塘馮景解舂集云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扇主第相關於門之內而已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也略家臣也其略之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貲

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陷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而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論語述何曰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述何曰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鄆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

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毁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論語偶記曰議者圖議國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亦可備一義其由上文大夫推之而以爲陪臣亦庶人則非果爲陪臣夫子必不謂之庶人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集解

○釋文政逮音代一音弟【箋】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左昭二十五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潛邱劄記云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者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羣經補義論語偶記羣經識小並據昭二十五年傳注章爲說補義謂注不數桓子則并數文子則是識小謂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蓋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平武桓也其謂五世數哀公而不數宣公與諸家異非也解春集又據左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賞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illegible]也四公矣為政逮四世之確證亦以四世為文武不恒而悼子不與焉顧棟高春秋魯政下逮表敘曰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其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閔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兒惡之後遺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劍鉟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哀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于齊輾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慨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釋文

故夫音扶【箋】論語述何曰魯小於齊晉而三桓又同姓世卿擅國勢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集解○釋文便辟上婢綿反下婢亦反注及下皆同【箋】便辟之字凡四見馬注云云讀辟爲避也釋文辟婢亦反讀辟爲僻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益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言此讀辟爲譬也漢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集解【箋】善柔公羊定四年傳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義異蓋鄭義也友便佞【注】鄭曰便辯也謂

佞而辯也集解○釋文便佞乃定反箋便佞公羊定四年傳疏云辯佞為媚矣則本鄭義便說文作諞云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論語後錄曰便僻足恭者也善柔令色者也便佞巧言者也足恭是謂體柔詩云夸毗令色是謂面柔詩云戚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籧篨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真可謂損友矣子路損矣所稱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釋文三樂五教反下不書者同禮樂音岳箋公羊莊十二年傳注引此章疏云言樂節禮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漢書貢禹傳引作君子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箋公羊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傳注役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疏云謂口道之道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釋文音洛下宴樂同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集解○釋文佚遊本亦作遊音同

箋公羊莊十二年傳疏言樂佚遊者樂欲遊從維城冢即書所謂慢遊是好也樂宴樂損

矣箋漢書成帝紀注燕樂燕私之樂也燕宴通公羊莊十二年傳疏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佚

維城冢左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釋文酖直蔭反莊三十二年飲酖釋文音

鴆本亦作鴆國語韋昭注鴆鳥一名運日其羽有毒

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左僖十七年傳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故以宴安酖樂比之酖

毒而以為不可懷此即夫子列於損者三樂之意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釋文三愆起虔反箋爾雅僁過也說文同云愆籀文

作僁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謂不安靜也集解

魯讀躁為傲今從古釋文躁早報反魯讀云云箋說文無躁字說文趮疾也當即

趮字躁傲聲韻字協緣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本魯論陳鱣云讀躁為傲者未與言及而先自言

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生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集解○釋文之瞽音古趣鄉本又作向箋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韓詩外傳四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其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釋文少之詩照反在鬬丁豆反在得或作德非箋邢疏老謂五十以上論語偶記曰是望經文衰字爲訓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其實王制云五十始衰則方衰而非既衰正古人命爲大夫之年

豈反逆人貪得之除而用之乎禮疏謂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説孟子梁惠王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是則老是七十也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豪老則好利即此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儀禮士相見禮疏【箋】經傳考證曰上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注大人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在位者維城案諸注無兼言天子諸侯者惟乾爻利見大人集解引干寶以九二謂文王兒于羑里之日九五爲武王克紂正位之爻又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荀爽云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羣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又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謂大人造法見居天

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又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馬融注亦以舜與周公爲言而荀爽文言注又謂龍喻王者虎喻國君皆足證明鄭義

畏聖人之言

春秋繁露順命篇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也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閽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閽且愚莫不昭然公子慶父罪累不當繫於國以親親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夫其父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

受命於君辭而出疆雖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人不言反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

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
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
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
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釋文狎戶甲反大〔注〕鄭曰狎慣
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書大禹謨正義泰誓正義**侮聖人之言**釋文
侮聖亡甫反〔箋〕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人侮聖人言師古注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侮字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箋〕生而知之者上也初學記引揚方五經鈎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
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時八卦有序四
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術揣八節節仰玄黃
瀰綸天地之淵窮竟有生之機瞻大為師用醒己心
故曰生知不亦備乎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

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詩書石勒載記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無兩也字顏氏家訓勉學篇同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釋文忿芳粉反思難乃旦反

箋書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思亦列五事之一今乃以九思爲綱而以視聽貌言爲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焉事焉疑焉忿焉見得焉者溫爲三變之一敬爲百事之統審問爲博學之繼以及懲忿窒慾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貫此九者也忿思難者論語後錄云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者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釋文如探吐南反箋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引見善二句不善作惡大戴禮注引同探湯漢書劉向傳注云言其除難興所避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箋有馬千駟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氏傳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論語偶記據此謂即景公之千駟經傳攷證又據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者蓋謂大國諸侯耳釋地又續謂指公馬之[illegible]從官者非也民無德而稱焉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昉爲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注引德皆作得論語[illegible][illegible]求篇曰此舊本是德字故無別本作得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可考

也故此章正義云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例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集解○釋文蒲坂音反華山如字又戶化反

疏文選廣絕交論夷齊斃淑媛之言李善注引古史考云夷齊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首陽山名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閻學紀聞謂首陽在蒲者得之四書釋地曰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臨綿州有夷齊廟闕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松柏蔚然攢茂坼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嶺嶺上儼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求古錄曰曾子制言中篇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南杭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坂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為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顧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東齊恥之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四書釋地辨證據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謂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

當在盟津首陽當不甚相遠斷以在洛陽東北者爲是蓋本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恐不足據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集解○釋文謂與音餘（疏）稱文選東征賦李善注云或爲稱論語述何曰以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衞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禮孚危言已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求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遂其道之人與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遂矣維城葢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夷齊薄之說于首陽不食其薇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亦不祭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是夷齊隱居求志而君臣父子之道爲民立極焉孔說是也惟以爲弟子之言則史遷雜說篇引齊景公節上加子曰字當以子言爲是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集解○釋文陳亢音剛又苦浪反箋陳亢說文伉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釋文鯉音里伯魚名也箋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卷引作不爲禮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四書考異曰夫子謂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大戴禮而其文皆不齊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釋文之遠于萬反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注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正義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又云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疑衍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

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錄曰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又曰古者生稱夫人亦稱小君赴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議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寡小君不祿者是也研六室雜著曰此節推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拜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占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傳自稱考之禮經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况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

論語之說也四書考異據曲禮注疏謂大饗之禮疏
發其文未盡斷於傳記當時乃有稽曰只掩其私如
文美之饗齊侯者聖人既貶者春秋又賢門弟子誠
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所與禮記不符合歟章
自當有子曰字今閩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適妾之
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
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
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
稱之亦曰君
之母而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終